

#拼过2020 你还好吗#

“比心”陈安心：南下北漂，上进就“安心”

“比剪刀手有点‘土’，那我就比个心吧！”看着记者9个月前在荆州火车站为自己拍摄的照片，陈安心讲起了当时面对镜头时的“内心戏”。

这张照片，记录下2020年一个湖北小伙踏上返岗之路时的瞬间，被不少媒体刊载。

陈安心当初没有料到，自己能搭上今年春节后由政府组织的从湖北始发的第一趟务工专列，返回广州。

“年初在家那段时间，揪心、焦虑，登车那一刻，很激动！”

26岁的陈安心彼时刚参加工作半年，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这次回湖北监利老家过年，本来准备在家待7天，好好陪陪父母、走亲访友，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大学毕业后又过了一个超长“寒假”。

老家封村了，转眼间2月已过半。陈安心开始不安起来：线上办公虽可行，工作效率却因缺乏必要的线下沟通、调研有所降低；看书、打游戏虽然也有事可做，但少了和朋友逛街约饭，生活略显孤寂。

更让他焦虑的是，公司里跟他同届入职的大学生已纷纷定岗，他却身困家中，错过定岗面试，加之社会上一些关于企业裁员减薪的传言，让陈安心不太安心。

“我的职业规划挺明确的，本来想春节返岗后就能争取进去的部门，之前也挺顺利。”3月来临，再不回广州，陈安心的职业发展将捉摸不定。

等待中，陈安心收到公司的消息：可以报名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务工专列返回广州。他立刻报了名，当时还不确定这趟车是否从老家所在的荆州市发出。

3月19日，荆州火车站G4368次列车站台上出现了陈安心的身影。他和另外550名务工人员一样，做完核酸检测后，被政府安排的



▲12月18日，在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事业群北京中心，陈安心在办公室内。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专车从村镇接到县城，再被统一送到荆州火车站。陈安心“比心”的照片也被定格在那时。13时20分许，列车驶出荆州，当晚抵达广州。

陈安心犹记，发车仪式上，一句“善待湖北人民”令他感动不已。列车上，陈安心悬着的心放下了。对他来说，这趟列车，驶向春天。

“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你？”回到广州，陈安心“火”了，他笑言：“公司总经理跟我第一次说话竟是问这个问题。”

父母也把陈安心的照片拿给亲戚朋友看。大家都知道，在村里看着长大的那个男孩又回广州工作了。

虽然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生活依然要回归平常。陈安心的新职位主要为客户做“全媒介策略方案”，广告学专业出身、关注时下热门现象的他，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也对广州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爱。

三年前，陈安心在武汉读完本科后来到广州读研。一线城市更广阔的视野、更优质的资源吸引了他，他决定留在这里，甚至考虑定居。他也想过回武汉，这座城市让他形成了更完善的人格。2月时，陈安心在家得知公司有外派名额，他最想被外派去武汉，“我觉得那时武汉需要我，一种莫名的情怀，那是我的第二故乡。”

从初中开始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到只身

“知心哥”孙浩：大写自己，带好“小神兽”

初见孙浩，似乎很难将他与幼师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一个25岁的小伙子，一米七五的个子，然而，在这个极不平凡的2020年，安徽省合肥市合钢第一幼儿园的这位男幼师成了时刻与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一个。在宣传抗疫的短视频中、在洪灾居民安置点里、在网络课堂上……这位“知心哥哥”给每个“小神兽”穿上了一副正能量的“盔甲”。

孙浩首次出现在新华社记者的镜头里，是在防汛的战场上。

今年7月下旬，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巢湖水位超历史最高值，其支流丰乐河、杭埠河均超保证水位，合肥市肥西县的千年古镇三河镇水情严峻。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合肥市紧急转移三河镇的300多名村民到合肥市一六八中学安置点。7月29日，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孙浩。

当时的孙浩身穿印有“安徽青年突击队”的红色马甲，带着安置点的一群孩子围坐在书桌旁，做着创意手工。当其中一个孩子抬头望向他，记者在一旁按下了快门。

这是孙浩作为青年志愿者在安置点的第一天。虽然家住在没有严重受灾的城区，尚在暑假的孙浩还是每天通过手机、电视等渠道了解最新的汛情，看到画面里安置点的孩子，孙浩的心提了起来——“听说安置点有不少三四岁的低龄儿童，背井离乡的暑假会开心吗？”

于是，他迅速与相关部门联系，报名参加志愿者，很快，每天乘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往返于家和安置点，成为他暑假后半段的日常。

孙浩发现，这里的孩子们有些“与众不同”。在他的课堂上，他号召小朋友们把手工作品送给自己最爱的人，一个小朋友的作品却迟迟没有送出去。“我一问才知道，小女孩想把它送给爸妈，但他们都在外地打工，半年多没



▲12月18日，孙浩在合肥钢铁集团第一幼儿园给孩子们上户外课。
新华社记者韩旭摄

回来了。”区别于城市里的孩子，安置点的这群“小神兽”大多是留守儿童，这次是和爷爷奶奶一同住进来的。“爷爷奶奶照顾日常起居还行，但普遍与孩子交流较少，孩子们到了新环境都有些害怕紧张。”孙浩说。

抵御洪水，靠堤坝，也靠人心。从最初怯生生地呆坐在座位上，到后来争相抱着孙老师开心地笑，吵着要听故事，孩子们每天的变化让孙浩很有成就感，也让他收获了一个不平凡的暑假。“叫我一声孙老师或者一声哥哥，我就觉得很满足。”他说。

疫情期间，幼儿园停课，孙浩却持续“在线”——不见面，也见爱。

作为一名“90后”，孙浩头脑灵活，线上教学他玩出了花样。针对疫情期间的个人防护，他和同事制作了一系列短视频，倡导勤洗手、戴口罩等生活习惯，孩子们在家通过手机就可以学习。

最让孙浩欣喜的，通过教学，孩子们不仅养成了良好的防疫习惯，更重要的是，一些孩子告诉他，长大后想做医生，想做老师，“说明言传身教可以帮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强健的体魄也很重要。孙浩的课堂在线上、在室内，也在蓝天之下。

针对学生“宅家”的时光，他和同事专门编排了健身操，教孩子在家做运动。他又结合所长，开展起足球接力活动，将一个个足球消毒后，送到孩子们所生活的小区疫情防控点，

一人去到一座又一座城市，对陈安心来说，皆可安稳。他自嘲是个“打工人”，在哪里都“漂”，但心里也有清晰的计划，漂向自己预定的方向。

如今，“打工人”又漂到另一个地方，他被外派到了北京，任期两年。

从北京东五环外的租房到三元桥附近的房子，陈安心要花一个多小时通勤，比在广州多出一倍，而在北京租房的面积却比广州少了许多。

“10月5日来北京，看了四五家，7日决定租这里，8日就上班。”陈安心说，刚来北京就主担一个项目，熬了几个通宵，被客户推翻几次，最终实现了一个好的结果，这在他之前的工作经历中是没有的。

“来北京不虚此行！”短短两个多月，陈安心就感觉到业务上的成长。

父母却担心，北京房租贵、天气冷，他会过不好。

“我会和他们解释，让他们理解。他们关心我，但不会干预我太多。”如陈安心的名字，工作、生活、恋爱……他的选择也想要让父母安心。

逐渐适应了北京的气候、环境、工作节奏，陈安心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偶尔也会约朋友一起玩。新年将至，在广州喜欢室内滑雪的他打算和朋友体验一下北方露天雪场的乐趣。

“这一年不容易，但是也没有那么艰难。”陈安心觉得，2020年他和大部分人一样，平凡而普通。“除了外在因素的干扰，其实也没有什么‘波谲云诡’，社会依然在运转，工作上依然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他依然是一个拼搏上进的“打工人”。

当被问到新年愿望时，陈安心用典型的“90后”口吻说：“按时吃饭，多健身，少熬夜，保住发际线，最重要的是努力多赚钱！”

(记者陈钟昊)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孩子们拿回去积极开展运动，还拍摄视频”。

今年是孙浩当幼师的第三年，如今的他是合钢第一幼儿园大四班的老师。每天的工作单纯却有意义：带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学本领，照顾好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也见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说。

孙浩毕业于新疆石河子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打小性格活泼开朗，是出了名的“孩子王”。和同龄人一样，他爱玩爱闹，喜欢宠物，家中养了两只小狗。热衷于公益，从高中毕业开始，每年都主动献血。“先把自己写成一个大写的人，才能把孩子们带好。”他说。

2020年，于他来说，太多的故事与孩子有关，他也从一方讲台上理解了自己与国家、与时代的关系。“从‘战疫’到抗洪，我见证了整个国家万众一心的力量，在挫折面前愈挫愈勇，在困难面前众志成城；我有幸一直坚守在学前教育的课堂里，这里见证了我的成长。”

孙浩坦言自己还年轻，在教学方面尚显稚嫩，“但我有信心”。他告诉记者，新的一年，他要更多地向教师前辈学习，并继续发扬所长：“我想让孩子们都在足球场上尽情跑起来。”

再次进入记者镜头的孙浩，口罩摘下了，短袖变成了羽绒服，不变的是他身边簇拥着的孩子，以及他在这一年最温暖的笑容。

(记者陈诺)据新华社合肥12月28日电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相关视频报道，一起感受孙浩的爱心。

■香港故事

3年前，香港微缩模型手艺人黎炽明遇到一件糟糕的事情。从香港空运到日本大阪的一件微缩模型碎了一半，那是他用两三个月的时间精心制作的。

距开展仅剩数日。“开箱时，我心都碎了。”这个安静腼腆的中年男子激动地回忆道。幸运的是，一起参加展览的手艺人们伸出援手，帮忙“抢救”那件微缩模型。最终，它惊艳地亮相了。

后来每次参展，只要用货车运送，黎炽明必定跟车，保证作品安全抵达。像他这样的全职手艺人，香港只有不到20位。

他和搭档陈慧娜入行10多年，制作出不少有香港特色的微缩模型：大坑舞火龙、荔园、凉茶铺、摩星岭木屋村……

两位手艺人的两次“相遇”

采访当天，陈慧娜化了精致的妆容，她的眼睛很大，但左眼有白内障，主要靠右眼的视力制作微缩模型。黎炽明则穿着朴素，右手食指上有一个创可贴，藏住了被美工刀划到的伤口。两位手艺人的相识源于一封电子邮件。

2007年，在香港微型艺术会工作的陈慧娜在网上看到一个带有旋转楼梯的建筑模型，模型制作者是黎炽明。正逢香港微型艺术会筹办微缩模型展览，陈慧娜随即发电子邮件给黎炽明，邀他参展。

黎炽明接受了邀请。他已从事建筑模型行业10余年，却是第一次接触微缩模型。与一般建筑模型不同，微缩模型更重视作品细节。白天他忙于本职工作，晚上便在公司工厂里赶制作品。

两个月内，黎炽明用胶板等材料制作出一件微缩模型“和昌大押”，如期交给陈慧娜。“和昌大押”的原型唐楼建筑位于香港湾仔，已有超过100年历史。

陈慧娜更早入行。2003年，从事会计工作的她已是一名兼职微缩模型手艺人，忙于开班教学。2017年，两人再次相遇，决定合办工作室。

工作室成立初期资金不足，他们咬牙卖掉了10件微缩模型。为了维持日常开支，他们一边教学一边制作新作品。二人分工明确。黎炽明负责微缩模型中的建筑及能动的东西，如转动的风扇、闪烁的霓虹灯、播放音乐的电视机等。陈慧娜擅长制作食物、店铺、摊位等细节，用黏土制作出逼真的微缩食物模型，有半透明的鱼翅、金黄的菠萝包等。

刚入行时，同一件微缩模型，陈慧娜要制作五六遍才满意，技术娴熟后只需两三遍。模型的微缩比例依展览或客户要求而定，最小的食物模型仅有指甲般大小，最大的微缩模型有数米高。

据介绍，微缩模型始于18世纪初，源于欧洲，后渐为各国贵族喜爱。香港微缩模型艺术吸收了本地特色，更贴近市民生活。

入行需要天赋，更需后天努力，香港微缩模型手艺人大多靠自学。“我们很幸运把兴趣作为职业，会珍惜这份工作。”

与时间赛跑

黎炽明和著名演员刘德华面对面交谈过4次。刘德华找他定做5件大型微缩模型，有4.5米高的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大楼、6米长的青马大桥。

回顾十几年的手艺人生涯，他们会用一个字来形容——赶。

今年2月，“惜于微时——香港故事缩影展”在尖沙咀1881公馆举行，两人制作的21件微缩模型展出，其中9件作品是在2个月内赶出来的。还有一次，一位展览负责人要求5天内交作品，黎炽明在工作室里摆了一张折叠床，最辛苦时，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工作室位于九龙一栋工业大厦的二楼，约有100平方米，每月租金1.1万港元。推开大门，微缩模型占了工作室一半空间，一张2米多长的工作台摆放在右侧。左侧角落，几件微缩模型后面，是黎炽明的办公室。

现实不允许他们慢下来。黎炽明和陈慧娜商量，制作出三四件相同的作品，借出展览或者卖掉几个，可以获得收入。黎炽明决定做第三件“和昌大押”微缩模型，前两件已卖出。他还有三样作品——冰室、凉茶铺、发廊，每件作品大概有相同的5件。陈慧娜一般会制作15件同样的微缩食物模型，最小的微缩模型也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

其实，手艺人不喜欢做同样的作品，但这种复制是为了生活。

疫情期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多轮“保就业”计划，接受雇主和自雇人士申请。黎炽明和陈慧娜的工作室申请过两次，用于支付房租和日常开销。

写给香港的情书

每天早上7点厨房开门，负责一家人饭菜的妈妈便冲出房门，抢占厨房的一席之地，她们一边烹饪一边聊家常。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最早一批公屋——“七层公屋”里的生活场景。

黎炽明的童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住在同一层楼的孩子到处串门，有人在家里大叫一声，热情的邻居会结伴跑去探望。后来，公屋拆掉了，全家人从筲箕湾搬到铜锣湾，却见不到那样的画面了。

他制作过一件地下城的微缩模型，作品灵感来源于“七层公屋”。幼时父亲经常带黎炽明去南丫岛玩，岛上曾有一个摩星岭木屋村。父亲已去世两年多，摩星岭木屋村也已不复存在，他用微缩模型将之还原出来。

两年前，因儿时家境普通而少去游乐场的黎炽明，制作了一件微缩模型“梦中的游乐场”。通电后，“游乐场”内灯光闪烁，摩天轮和旋转木马转动了。

对香港的记忆，都隐藏在微缩模型中。黎炽明和陈慧娜的微缩模型大部分与香港有关，有冰室、发廊、戏院等。他们觉得这样市民才有认同感。

老人是微缩模型展览的常客，还有老人坐着轮椅，拄着拐杖来看展。他们停留在一件件微缩模型前，欣喜地说：“这就是我们以前生活过的地方！”

“趁着现在还有能力，尽量多做点，多保留点回忆。”黎炽明指着头顶的白发说。也许等到视力模糊、双手颤抖的那一天，他们才会离开这一行吧。

工作压力大时，黎炽明会拿上几瓶啤酒，跑到工业大厦的天台，站在天台上俯瞰城市，观察着每一处细节，就像看着那些心爱的微缩模型一样。

(记者洪雪华、姚兰)新华社香港电

好电池“黑灯瞎火”造？劳模告诉你这是真的！

新华社宁波12月28日电(记者顾小立、张璇)2020年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工程部主任工程师、高级技师傅祥方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傅祥方的同事评价说，在“黑灯瞎火”中生产出高质量的碱性电池，“他带领大家做到了”。50米长的自动化流水线上闪着星星点点的指示灯光，一颗颗待加工成型的电池在其中飞快地穿梭流转。在两条均由电脑控制的流水线外，还各有一台智能AGV小车，在机器将电池成品装置之后，小车会根据指令把成品运到指定堆放场地——

走进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的电池无人智能生产车间，“一团漆黑”是多数人对它的第一印象。

今年43岁的傅祥方，是这个“黑灯车间”的

主要设计者之一。“所谓的‘黑灯生产’，实际上是节能化、智能化生产下，‘技术之眼’替代人眼的成果。”他说。

1995年，傅祥方进入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与钳工有关。傅祥方说，钳工离不开锉削、锯切、钻削等基本技能，然而刚迈入工厂大门的他没有任何技能基础，“连锉刀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傅祥方不甘心。他决定白天在车间学艺，晚上自掏腰包去夜校补课。在那些年，每天下午4点半，刚下班的傅祥方会骑着一辆嘎吱作响的老式自行车，行色匆匆前往七八公里以外的培训点。

傅祥方坚持了四年，最终通过了高级技师职称的评定。在钳工、机修等岗位锻炼了12年后，傅祥方进入工程研发部门，开始电池机械设计工作。

21世纪初，全球碱性电池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以高产低价取胜的传统产业发展思路难以维系。在公司管理层决策支持下，傅祥方和同事们决定对电池生产线开展技术“革命”。

傅祥方还是不甘心。“坚持下去，走自主研发道路。”傅祥方和他的团队同事们决定，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让电池生产实现高度自动化，依靠智能技术最大程度解放人力，提高产品质量。

从哪里入手呢？他们计划从攻克电池生产的关键环节——锌膏加注开始。

“大家都知道电池有正负极，电池电极材料俗称‘锌膏’，它由锌粉、粘接剂、电解液组成。负极材料的注入对整个设备的要求非常

高，工艺精度直接影响电池成品的质量。”傅祥方说，技术团队决定让生产线所有关键环节都具备影像检测及自动剔除能力，将采集到的图像信息与数据库中的标准工艺进行实时校对，最大程度提升产品质量管控水平。

为了保证工作进度，那段时间傅祥方几乎每天都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工位上常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方案在他的脑海里一遍遍推翻重来。设备出现任何疑难杂症，他都第一时间赶来解决。当时同事们给他起了个雅号——“车间”110，说的就是他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效率。

2016年6月，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无人智能生产线正式通过验收并交付车间使用，该生产工艺实现了人工智能交互、智能物流管理、制造工艺仿真优化、数字化控制及状态信息实时监测等技术的成功应用。